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新西遊記 第三回 說招股豬輩寒心 看舉手馬夫生色

且說孫行者一個筋斗翻到了花果山後，抬頭一看，只見當時的一片繁華，地早弄得荒涼滿目：所有的是山，是土，是水，是草，那些兒孫們早已一個都沒有了。孫行者原是性喜活動的人，見了這樣所在，如何還留戀得住？想了一想，依舊翻回原處，落下地一看，叫聲「不好！」如何這些房屋都改了新樣了？回頭來，忽然看見一個人，手內牽了一條鐵鏈，鐵鏈上帶著一個矮矮的東西。行者向那東西一看，奇怪道：「老豬，如何他也變了樣子了？他的兩耳依舊這般大，他的嘴依舊這般長，他的尾依舊這般細，他的肚子如何不似從前的重笨了？他又如何嘴上被人套著這鐵套？他犯著何罪，頸項上又被人鎖著鐵鏈？」正在這樣想，忽然被他到了跟前嗅了兩嗅，哼的一聲，不覺嚇了一跳。行者道：「他的聲音如何變了犬了？難怪連我也不認得。」連忙退下了幾步，向旁邊一看，只見旁邊一個人，手內拿著一大堆紙向人分送。行者也向他取了一張看時，只見上邊寫著什麼拒款傳單，又是什麼鐵路，又是什麼王犬變。孫行者一看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那老豬果然變了大了。但是他封的是天篷元帥，又不是王，如何叫他王犬變呢？」又想到：「什麼叫做鐵路？難道就是說他頸上的鐵鏈麼？」正在這樣想，只見那犬跳了兩跳，要想向前跑了，卻被那牽的鐵鏈帶住，跑不脫身。孫行者暗笑道：「老豬，老豬，這次你可上了當了。我原道這傳單上寫著什麼鐵路之害，牽動全局，原來便是這鐵鏈之害，牽住了你全身了。又想到：」這個牽他的人如何這等厲害？既用鐵鏈牽住了他，又將他的嘴用這鐵網來張，住使他要開口也不得，豈不可憐。孫行者正在這般笑他，那犬又跳了兩跳，伸著嘴向地上刮了兩刮，似乎因這鐵網戴的不耐煩，欲刮去的意思。叵耐那鐵網上又有兩根皮條，將他扣得緊緊的，一時如何刮得他下，卻反觸怒了牽他的人，登時伸起腳來，對著他後腿踢了一腳。那犬又汪汪的叫了兩聲，跟著牽的人走了。孫行者一看牽的人，原來是個西裝打扮，身體又高又大，眼睛又凹又綠，好似前次在那巡捕房內看見過的，因想到：「原來那傳單上說外人、外人的便是他。啊呀，啊呀！老豬你如何鑽了外人的圈套，弄的這個樣兒，走又走不得，動又動不得，開口又開口不得。休說你自己，便是我看了，也替你傷心。」說罷，便想法來救他。不料一轉眼間，他卻又在那牽的人面前搖頭擺尾，□分親熱。孫行者罵道：「你這不識羞愧的畜生，你被他這般囚犯樣的看待，又被他踢，難道忘記了？還做出這種醜態來，辱盡你家的豬子豬孫。」

孫行者正在罵他，忽然背後有人將他身上一拍，叫道：「老猴兒，你多時在那裡？」孫行者回頭一看，原來並非別人，便是正在罵他的豬八戒。便道：「老豬，怎麼你又在這裡了？」又指著前邊牽的那只犬道：「那個東西好像是你，我一時竟差認做你了。」豬八戒一看，怒罵道：「老孫，你好沒理。那是外國狗，如何算起我來？」孫行者笑道：「狗不是和豬一樣，我看犬的靈性究竟還比豬高了一些。我認你狗，還道是你進化，你如何卻這般動怒？」豬八戒道：「老孫，你是不知道的，近來外國狗的可惡，人人切齒。平時養著他，原叫他防夜或者獵獸的，他卻不防夜，不獵獸，只顧咬那好人。那裡及得我們做豬的，受了人的恩惠，後來便能殺身報人。」

孫行者便也點頭稱是，自悔失言。因問八戒道：「你們現在怎樣了？師父在那裡？」八戒笑道：「老孫，你休說起，我們住了這上海多時，上海的地方真是無奇不有，說出來你也難信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你休哄我，世上的事我也見得多了，有甚難信處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休誇口，我且說了今日的事你聽，諒你也不曾聽見過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今日的事卻怎樣？」八戒道：「今日的事，第一件叫做看跑馬。」行者道：「跑馬有甚好看？我們前次跟著師父取經時，那白馬馱著經走了萬千里路，有時不要緊時，他便慢慢走，要緊時，他便快快跑，看也看的厭了，那跑馬有甚好看。」八戒搖頭道：「不對，不對。這裡的人看跑馬，卻和我們不同。」行者道：「便是不同，也是一件尋常事，有甚奇怪？」八戒道：「第一奇怪的，這裡看跑馬的人，並不用那眼睛。」孫行者道：「不用眼睛來看，卻用什麼？」豬八戒道：「說來你又不相信的，用車、用衣服。」行者道：「這真奇怪了，世上那有這般看法，我真的不信。」八戒道：「你不信，等一回你自己看罷。而且這裡看跑馬的人，更有一樣奇怪，跑馬的地方他們卻不得看，他們看的卻在那不跑馬的地方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只顧哄我做甚？天下那有這樣的事來！」八戒道：「我何嘗有半句兒哄你，不信時，那看跑馬的人就要來了。」行者道：「胡說！這裡何嘗有馬，看什麼跑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如此，所以我說他們看的都在那不跑馬的地方。」行者還要分辯，八戒早用手向東邊一指道：「來了，老孫你自看。」行者向東進一看，只聽蹄聲得得，如千軍萬馬的，果然來了。到了面前，只見車車相接，宛如錢串上串的銅錢一般，一匹馬拖著一輛車，車上坐著兩人，或男或女，或老或少，身上都打扮得如花如錦，如雞如兔，萬分好看。行者對著八戒哈哈大笑道：「我懂了，懂了，這便叫做看跑馬。弄了一匹馬來，駕上了車，自己坐在車上，又用了個人鞭著那馬，使白馬向前跑去，自己便在車上看。原來這裡的看跑馬是這樣的，這個法兒倒也巧妙，馬跑到那裡，他也看到那裡。」

正在說話，只見一個人坐著包車，也雜在馬車裡面。行者又笑道：「這個人倒也奇怪，他不看跑馬，卻看跑人。」說聲未了，忽然聽得嗚嗚嗚幾聲，騰騰騰來了一種車子，前面沒有馬，也沒有人。孫行者問道：「老豬，這個人他卻看跑什麼？」豬八戒笑道：「老孫，這件事你可不懂了。這便叫做機器車。」孫行者真的不懂，道：「機器車怎麼也會走的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好呆，難道會走的只有人只有馬？」孫行者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人馬之外自然還有別樣，譬如北方常用的有騾車，鄉間用的有牛車，寒帶內用的有狗車，熱帶內用的是駝鳥車。只是總須有腳的動物拖著車然後能走。現在這機器車又沒有腳，如何會走呢？」八戒又笑道：「老孫，你如何呆的這樣？現今世界上沒有腳的車子很多哩，豈但這機器車一種。」行者不服道：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還有什麼沒腳的車子，你且說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說來你又要不相信了，一種叫做電車，一種叫做火車。」行者沉吟道：「電車？火車？火車是什麼樣的？」

這時正值黃昏將近的時候，各式車上有的已點著燈，有的還沒點燈。行者因指著點燈的車子，問八戒道：「這點火的便是火車嗎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這火車的話說來甚長，等回兒我和你去看看再說。」行者又道：「這火車還不難懂，雖然沒有腳，終究還有個火；火是我知道的。你又說電車，那電是什麼東西？我卻沒有看見過，請你說說。」豬八戒被行者這樣一問，卻問的呆了。要說電是什麼，委實說他不出。心中只在想，口內卻不答。孫行者又問道：「那電是什麼東西？」八戒只得搖頭道：「那電沒有東西，是空的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胡說！既然空的，怎麼叫做電？」八戒道：「找也不知其所以，只因昨天我在一個什麼協會的會場上，聽得人家說打電，打電。又有人說打電是空的。我想打電既是空的，那電自然也是空的了。」孫行者又奇怪道：「你說什麼會場？那會場在那裡？是否便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大會？我也去看看。」八戒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那會場內雖然也有個王太太，卻不是王母娘娘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好呆，王母娘娘在那開蟠桃大會時，至今已有幾千年了，雖是仙家也應該老，如今稱呼起來，自然該叫太太了。」八戒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老孫，你也說的是。」

行者道：「他們既在開會，你知道他為著甚事？」八戒道：「聽說是為鐵路。」行者道：「笑話，笑話！你又來騙我了，路那有鐵的？倘然路是鐵的，到了下雨時，走的人豈不滑撻。」八戒道：「這不是人走的路，是我方才說的火車走的路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又來了，什麼叫做火車？我不懂。」八戒道：「這也難怪著你，你是才來的人，便是住在這地方的，知道火車鐵路的人也還不多。所以，我昨日聽的人家說，這地方的鐵路大半已經送了人了。」行者驚道：「路怎麼好送人？送了人自己將往那裡走？」八戒道：「正是如此。所以這裡的人，這兩天正弄得走投無路。」

行者道：「這事奇怪，我倒也要去看看。」八戒道：「你去正好，我們師父也在那裡。」行者一聽師父在那裡，登時歡喜異常，拖著八戒走。道：「我們快去，我們快走。」八戒隨著他拖，仍站著不走。行者道：「老豬，你如何不去？」八戒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我才從那裡逃出來的。」行者道：「他們開會，又不是殺人，你如何要逃？」八戒道：「他們要叫我認股。」行者

道：「老豬，你既在那裡，便認認何妨？」八戒道：「老孫，你不知道的，我們做豬的聽了認股最怕是。」孫行者道：「認股有甚可怕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可曉得他們現在說的股，便是我們的腿，我們的腿，如何好容易認去？倘然認去了一股，不是只剩了三個腿了；認去了兩股，只剩了兩個腿了；認去了三股、四股，那腿便沒有了。沒有了腿，叫我如何走路？而且還有一層，我們的腿大有用場：新鮮時割了下來，叫做鮮腿；醃了他，叫做醃腿；將他烤了，叫做火腿；送往南方去，叫做北腿；送了北方去，叫做南腿；裝一裝樣子，賣在大茶館裡，叫做外國火腿；做了外國火腿，我這四個大腿，豈不榮耀萬分？你想，現在被中國人認了去，豈不可惜？」

行者聽八戒囉嗦了一大篇，甚不明白，便道：「老豬，你說認股，認股，究竟認股是怎麼一回事？好不明白。現在我勸你，怕也不用怕了，你且領我去看看，見見師父。倘然有了認股的事，我便替你設法。」八戒才勉強應了，叫了兩個車子，急急忙忙地到了張園，走至安壇地門口下了車。行者便要進門去，八戒連忙一把拖住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！我們先去探探消息。」遂攜著行者的手，走上階台，到了兩扇玻璃窗外，向內一張，只見場內黑壓壓坐滿了一場的人。個個仰著頭，向著一個台上看著。台上立著一人，正在那裡說話。行者一見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！師父又在那裡講經了，我們快去聽。」八戒搖著兩耳道：「老孫，你不要性急，讓我聽聽師父講的什麼？」兩個人便捧著耳聽時，只聽得師父正在那裡說道：「諸君放心，諸君放心，今天不認股，不認股。」豬八戒一聽「不認股」三字，頃刻膽豪氣壯，拖著行者的手，跑進場內去了。

不料，八戒剛拖了行者一腳踏進了會場，忽然聽得滿堂鼓掌之聲，響如爆竹。行者從沒聽見過，突然一驚，嚇得往外便走。八戒連忙拖住道：「老孫，你走什麼？這是他們喝采。」行者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道他們見了你的怪形狀趕你出去的。」說罷，才又回身進來。忽然又見許多人，登時攘臂而起，高擎右手。行者看見，不覺又吃一驚，撇了八戒的手，又要向外走。八戒道：「老孫，老孫，你做什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他們都要打我們了，還不快跑。」八戒笑道：「那個要打我們？」行者指著場內的人說道：「他們不是要打我們，擊著手做甚？」八戒一看，笑道：「他們是議事時贊成的手。」行者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行者剛正說，完看見台上的師父早又說了一句什麼話，還沒聽的清楚，只見場內的人又將右手高舉。旁邊的豬八戒，也將前腿舉了起來。行者連忙問八戒道：「師父說的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沒有聽見？」行者道：「這也奇了，你沒有聽見，怎麼便也贊成？」八戒道：「我見他們贊成，我自然也就贊成。」行者道：「笑話，笑話。他們是他們，你是你。」正在這樣說，只聽得師父又在上邊說道：「支路也好築了，你們贊成不贊成？」於是，場內的人又都舉手，八戒忙也舉手。孫行者輕輕地對著八戒道：「老豬，你聽見麼，師父方才說豬羅也好捉了，你如何還要贊成？還不快跑！」八戒驚道：「真的嗎？真的嗎？我沒有聽見，捉了去別的倒不怕，還是怕認股。」連忙拖行者又逃出場外。孫行者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，我要去和師父說句話。」八戒道：「算了罷，算了罷。我師父這兩天正忙的不得開交。」行者道：「忙什麼？」八戒道：「忙的便是開會。」行者道：「現在會就要散了，散了會還忙什麼？」

行者剛正說到此處，忽然聽得會場內「鈴鈴鈴」、「鈴鈴鈴」幾聲。行者道：「這又是怎麼了？難道他們看見已晚，便請師父在這裡放鎗口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行者道：「為什麼不是？你看不見方才他們坐在那裡的人麼？一個個都在那裡拭眼淚。我想總是什麼人家冤枉，死了人，在這裡請師父做功德的。」八戒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這是他們搖鈴會會的搖鈴。」行者一聽散會，滿心只要見師父說話。忙回頭來看，果然看見許多人早已紛紛出來，走的走，馬車的馬車，東洋車的東洋車。一閃眼間，都已奔向馬路上去。再留心細看，只見師父也早上了車，向外去了。行者連忙撇了八戒，往外便追。

追至將近馬路口，看見師父的車正在前邊，剛轉了個彎，忽然那馬路口立的一個又長又大的人，將右手向上一擊，宛似方才在會場上贊成的舉手一般，馬路口的幾輛馬車，登時立定，巧巧將行者前面當頭攔住。孫行者想道：「奇怪，奇怪。這裡上海的人，無論做著何事，個個都是擊手為號。」又想道：「妙呀，妙呀，這個人的權力如何這般大？他一擊了手，那些馬車都不敢走了。比方才會場上的擊手有用許多哩。」正在這樣想，抬頭起來，只見馬車上的馬夫，恰巧一個個也高擎右手，和那立在路口又長又大的人一般。孫行者道：「這些人也有豬性，和老豬一樣，只顧依著人家，看見人家擊手，他也擊手，自己沒有一點主意的。」話言才了，只見路口的人將手放下，那車上的馬夫宛如機器做成的一般，立刻也都放下了手，將馬緩領了一領，那車便慢慢的向前走向馬路去了。行者跟著馬車，也到了馬路上，向前一看，師父的車早已不知那裡去了。連忙追上前，向各車裡探望。只見各車內都載著一男一女，歡歡喜喜，和方才師父在會場的情形大不相同。心中更是詫異道：「怎麼這裡的人有這樣相差的，一邊著急的那樣，一邊依舊安閒的這樣。」又探了幾輛，始終探不著師父。心中稍稍急道：「師父不知又那裡去了。」便忙轉身回來，依舊要到安壇地門首找那八戒。

不料到了安壇地一看，那八戒早又不知去向。行者此時卻弄的進退無路，一個人立在草地旁邊呆呆望著。忽然回過頭來，看見隔池邊隱隱有兩三個婦女在那邊行走。行者想道：「那果子是個好色之徒，必然又在那裡作怪了，我不如去那裡尋他。」定了主意，便向池塘邊來。轉過了洋房背後，向乎台上一看，早已別開生面，和來時大不相同了。平台上放著無數的台椅，台椅上坐著無數的男女，擺著無數的茶碗。那些男女一個個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，好似發癡的一般。還有許多人在那台椅中間蕩來蕩去，又不是尋人，又不是走路，不知做甚？看他們情形，男的都削尖了頭，女的都散了髮。尖頭的宛似半開雨蓋，披髮的儼如高築陽台。看官休說我「陽台」兩字比方得不對，請你再看看近時披髮的樣式，豈但陽台而已，一層層重重疊疊，亭台樓閣，還不知造著多少在上哩！

閒話少說，且說當時孫行者正在看那陽台上的人，忽然一個和尚手內拿著一卷紙，從洋房裡走了出來。眾人哄然大笑，都道：「和尚！和尚！這裡和尚都來了。」行者定睛一看，見是沙僧，便要上前叫他。看見沙僧滿臉怒容，好似和人爭鬧才了的樣子。行者一想：「這沙僧不知又為著何事動氣了。我且不要使他知道，隱在他身後，看他做些什麼。」想定後，便真個躲在沙僧後邊，一路窺探他的舉動。

只見沙僧一路走過平台，聽著人家話笑，他也不管，他只管看著手內的紙卷，一人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的事，自己的地方，自己倒不要了，給著人家。」行者聽了，一點不懂。只見沙僧又是氣憤憤的，念著手內紙上的字道：「什麼叫做訂約權在朝廷，外交首重大信，倒不如改了訂約權在外人，外交首重大利罷。」又看了一張，念道：「『查外交首在立信，匹夫猶重然諾，而況國家。』唉！唉！這兩句更奇怪了，他說是查這兩句話，古書上我沒有看見過，他從那裡查來的呢？而且，他說外交首在立信，好似內政不必立信的，匹夫猶重然諾，好似朝廷不重然諾的。他口口聲聲說信，卻口口聲聲忘了一邊的信。這是怎麼講呢？唉！唉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自古道：『人言為信。』這上邊說的信、信、信，大概多以外人之言為信，自己說過的話，自然可以不信的。」又說道：「這更笑話了，這更笑話了！我嘗看見買賣人家的告白上，常有『如蒙諸君惠顧，價錢格外克己』的話。現在這上邊也說『朝廷惠顧紳商』。這樣說來，還有什麼朝廷？什麼紳商？只是交易買賣的主顧罷了。唉！唉！唉！交易，交易，這外交大概又是交易的交字了。」

沙僧只顧看著字說著話，行者聽了依舊一點不懂。忽然迎面來了一個僧人，面眼漆黑，身材短小，手內也攜著一卷紙，見了沙僧，打了一個問訊，授了一張給沙僧。沙僧連忙拿了起來便看。行者隱在後邊也偷看時，只見上面寫著道：

謹啟者，現在蘇、浙鐵路問題分吃緊，各界中人屢次開會演說，集股拒款。某等身雖方外，義屬同胞，安能漠然坐視，忍使乾淨土地，淪為異域。爰發起僧界保路會，定於某日某時，在某地集會，共商辦法，同解慈囊。凡我信徒，共移蓮步。此布。

行者明白道：「原來他們也為著鐵路的事，只是這上邊甚有難懂的，什麼叫做『各界』？又什麼叫做『同胞』？那『各界』的『界』字，不知是怎樣解釋，大概便是『大千世界』的『界』字了。我想同是人類，如何分起界限來？既分了界限，如何又叫做同胞？這兩句話不是相撞的嗎？」又想道：「莫管他，莫管他。我且看看他們兩人說些什麼。」只見沙僧看完了字，先開口道：「我

們既是維新之輩，自應結個團體，也好發些熱力，聊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沙僧癡了，他是個出家人，如何好說出這樣的話來。」又聽那個黑眼僧人答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老師父究竟是個特別改良時事維新的和尚。」沙僧謙遜了一回。那黑眼僧人又道：「如今我們怎地做起？」

沙僧還未答應，只見旁邊走過了一個賊頭賊腦的和尚，並不說話，只立在旁邊聽那沙僧和黑眼僧人說話。那黑眼僧人見了，便也不響了。等了一歇，那賊頭賊腦的和尚聽不著話，又轉向別處去了。黑眼和尚才輕輕地對沙僧說道：「師父，你知道這個人嗎？」沙僧道：「他不也是個僧人？」黑眼僧人道：「不是，他是官府派來的偵探，專一探聽人家的事的。我們須要小心點兒。」沙僧道：「正是。」

行者一聽那賊頭賊腦的和尚，是個官府派來探事的人，心中想：「他是探事，不知怎樣探法，可有老孫三探金山兜洞的本領麼？我且跟了他去看看。」想罷，便撇了沙僧等，便轉身來暗跟著那賊頭賊腦的和尚。只見那賊頭賊腦的和尚，早已走至一間靜僻的房內，進了房，將門關上。行者想要跟進去時，早已不能進去。行者著急，連忙用了一個變身法，將要變了蟲蟻從門縫裡挨進去張看。忽然聽得那門「呀」的一聲，門內早走出了一個人來，不是和尚，卻是一個西裝的人。行者一想：「這西裝的人，不知和那和尚在房裡商量什麼？」待西裝的人走過後，忙向房內一看，只見房內空洞洞的並無一人，那和尚不知那裡去了。便想道：「好詫異，好詫異。不料現在世上人多學會了老孫的七□二變了。」連忙回了出來，來追西裝的人。細細一看，果然便是方才那個和尚，別都沒有變，不過變了一身的衣服。行者暗笑道：「什麼偵探，只買了兩身衣服，一時兒僧人，一時兒洋人。便是老豬初來上海時一流的人物罷了。」因道：「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能有幾變？他是偵探，我且做個偵探的偵探。」正要跟著那偵探走，只見那偵探早已立定了，見了一個油頭少年正和他說話。行者連忙挨近身後，聽他們說些什麼。只聽得二人正竊竊私議，議論園中來往的人。那偵探說道：「這個場所來往上海的人，沒一個不來臨臨場面的。」行者在後邊暗笑道：「不料我今日也到這裡來臨場面了。」又聽他接下說道：「所以我們須要留心分別著他們，看看我們眼光如何。」油頭少年點頭道：「是。」行者在後邊也暗暗喜歡道：「我初來這裡，原也要請教請教這裡的人物。」遂更留心聽著他們的議論。

正在此時，恰巧有一個人踱了過來，低矮身材，頭顱甚大。那偵探道：「我想這個必然不是好人。」油頭少年忙問：「何故？」偵探道：「我聽說頭大的人必然聰明。現在種種的事，都是那聰明人鬧出來的。所以我說他不是好人。」行者道：「啊呀！這裡的人如何不許人頭大？」頭大的人過後，忽後面又來了一個瘦長漢子，頭卻不大，兩腿甚長。那偵探又說道：「我想這又不是一個好人。」油頭少年又問：「何故不是好人？」偵探道：「現在他們到處運動開會、勸股，都是他們這些長腿的人幹的。」行者在後又「啊呀」道：「怎麼他又許人家長腿？」長腿的人走過後，後面又來了一人不長不短。行者道：「這個人想是好人了。」只聽那偵探卻說道：「我想這個人也不是個好人。」行者幾欲問出口來，問他何故又不是好人。只聽他自己先解釋道：「你看他的嘴這樣闊，想來便是到處演說的人。」行者又大詫道：「如何這裡的人，又不許人闊嘴？」大嘴的人過後，又來了一人，不但不長不矮，而且頭也不大，口也不闊了。那偵探卻依然說道：「我想這個人又不是個好人。你看他身上著得如此光鮮，家裡必然有錢。這次認股的，必然都是他們有錢人。」有錢人過後，接著恰巧又來了一個窮人，衣服襤褸，幾同乞丐一般。那偵探又說道：「我想這人不是個好人。我聽說杭州的乞丐，都要拒款了。這個人想來便是他們的黨羽。」行者一聽失聲道：「啊呀！可怕，可怕！這裡的人如何這般難做，矮又矮不得，長又長不得，頭又大不得，口又闊不得，富又富不得，窮又窮不得。照此說來，怎樣才是好人呢？我想要有好人，除非將這許多人死了一個乾淨。」連忙伸出頭來，對著他們兩人一看，悟道：「原來他們自己都是尖頭尖腦的人。」連忙跳了出來，叫道：「好人在此，好人在此。」

兩人一見他跳了出來，不覺一驚，連忙問他何事。他說道：「你看我卻和你們一樣，頭尖嘴尖，不長不矮，說我富時一錢沒有，說我窮時卻又不是乞丐。你們想我必然是個好人無疑了。」兩人一看，真的是個伶伶俐俐的人，心中甚是歡喜。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，姓甚名誰？」行者答道：「平生浪跡天涯，往來無定。」兩人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真是我們的同類。」又道：「請教尊姓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真姓孫，有時也姓袁，有時也姓侯。」兩人道：「真好，真好。我輩中人本來沒有定姓的，那姓自然愈多愈好。」兩人又道：「尊名何字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名卻沒有，只有一個別號叫做悟空。」兩人道：「這更好了，我輩中人自然愈空愈好。你能領悟到空處，想必善於探事的了。你不如跟了我們做事罷。」行者一想：「同他們做事，更好看看他們了。這又何妨？」便應道：「甚願，甚願。」兩人道：「那麼你便同了我們去罷，我還有說話問你哩。」於是兩人便領著行者，走到草地旁邊，叫了兩聲馬夫。那馬夫便駕了一輛轎車過來，開了門，請他三人上車。行者一想：「他們騙我裝在這箱子裡，莫不是要來害我？」又想道：「我憑著這七□二變的本領，怕他什麼？」便放著膽子，安身人內。

不到一刻，那馬車已開到了一個所在，停了車，開門請他三人出來。行者走出馬車一看，好個所在：兩邊都是洋房，中間一扇大門，通著一條馬路，大門上掛著一盞又明又亮的電燈，燈上寫著兩個黑字，行者一看，不覺大驚。道：「他們怎麼領我到了這離恨天兜率宮裡來？這不是太上老君的八卦爐嗎？上邊既是個旅字，下邊又是個泰字，豈非都是卦名？」因問著兩人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兩人道：「我們餓了，便在這裡吃點東西。」於是便跟著兩人走進房內。

到了一間樓上，相將入座。行者一看，桌子椅子都是不曾見過的，桌上各色東西，又擺得陸離光怪，瓶兒盞兒放著一大堆。行者原是個不肯一刻安分的人，見了這些東西，自然東翻西弄，取了半盞油吃了一吃，又取了一瓶醬油，看了一看，又取了一瓶胡椒，見他瓶頭分好看，連忙倒了一點出來，向唇邊一抹，不覺登時發作，打了□來個噴嚏。說道：「上當！上當！快去罷，快去罷，這裡不是吃飯之處。」兩人見他如此，忙笑道：「孫先生，你錯了。這個原不是叫你空口吃的。」行者連忙放下了胡椒瓶，心中又是懊惱，又是慚愧，別的東西也不敢動了，只得安安穩穩的坐下。

不到一刻，便有一個人拿了刀叉過來，行者心中便又有些吃驚，暗想：「這不是他們要來害我的勾當嗎？吃東西又不是生吃的，如何用得著這樣刀叉？」因又留心看著。又隔了一隙，方才拿刀叉的人又上來，擊了一盤東西，裡面都是紙筆等類。兩個人各自拿了紙，開了一批湯頭樣的賬，又取了一張紙條過來，授上筆。行者問何事，兩人道：「請你開個菜單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是不懂的，請你們替我開了罷。」兩人於是便替他開了，一並交於那人。那人便取著去了。

相對無事，忽然聽得一片腳步聲走上樓來，到了隔壁房內。這房是板壁隔了的，板壁中間卻有多少間隙，可以窺探。兩個人見了隔壁有了人來，連忙向壁間偷看。行者忙也向壁間一張，不覺暗笑。原來隔壁的人，不是別人，便是豬八戒、沙和尚和那黑眼僧人。兩人見了，知是他們三人，暗暗點頭說道：「我們正要訪他，他倒自己來了。」便相與做著手勢，叫行者也留心探看。行者也自會意。只聽得豬八戒先多嘴道：「照此看來，非……不興。」黑眼僧人連忙搖手。這邊做偵探的便道：「我說是不錯的，你們看如何？」只聽隔壁那八戒又道：「這裡怕什麼？」沙和尚道：「怕是本來沒有什麼怕，只是現在還講不到這些事。」那黑眼僧人又道：「我們現在先須定了一個辦法。」三個人正聽的人港，忽然房門口又有腳步聲來了。三人不覺大驚，連忙歸了座位。

進來的卻便是方才的侍者，手內拿著幾個盆盞，到了三人面前，各人放下了一盆盞，幾片麵包。行者將那湯嗅了一嗅，覺得有些牛肉氣，登時胸中作起惡來，連忙放下了，取了兩片麵包來吃。吃了幾口，心中只有事在隔壁，忙又丟下，依舊跑到壁間去張。只見隔壁的人，每人面前也已擺好，湯豬八戒正掬起蓬蓬嘴，方在狼吞虎嚥。盆內的湯已經完了，還在用了舌頭四處舔。行者看了，自然好笑。

兩人見行者笑了，連忙放下東西，也跑過來看。這時正值豬八戒放下了湯，侍者又送了一盆魚過來。八戒忙又取起了刀叉，將叉叉碎了魚，用刀戳了一片放入口內。剛放下時，忽然聽得八戒猛叫一聲「啊呀！」連忙抽出刀來，已是滿刀的血。豬八戒放了刀，兩手捧住了嘴，只叫「啊呀」。沙和尚等只道是什麼事情，連忙也放下了手中食物，都來問他怎麼。隔了半天，才聽他慢慢地答道：「我割碎了舌頭。」沙僧道：「可曾割了下來？」八戒道：「沒有，只割碎了一點。」沙僧笑道：「可惜了，倘然割了下

來，我們可以炸豬舌吃了。」行者在隔壁也是暗笑。兩人聽了，也至笑不可仰。只聽八戒在那裡罵道：「都是你們害我的，吃什麼大菜，害我舌頭都割破了，倒還要取笑。」於是沙僧等復歸了本位，取了東西來吃。那八戒也依舊拿了那盆魚來，再細細的咀嚼。

那黑眼僧人又開口道：「我們既然要結團，須先立了一個會，然後好有機關。」沙僧道：「那會叫做什麼名字？」八戒想了半晌，才說道：「叫做『和尚保路會』可好？」沙僧道：「我們做和尚的，本宜深居山洞，朝夕誦經，要路何用？而且就是要出門，也可騰飛駕霧起在空中，用不著這種路。所以我想不要叫做保路會，叫做拒款會罷。好在我們做和尚的，本來用不著什麼款。」那黑眼僧人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這個名字我看也使不得。現在的和尚卻比不得從前騰雲駕霧的，自然道行淺薄，無此法力了。山洞誦經，又不肯如此修養。而且在此上海，每日又須出外應酬，全可弄些進款才可敷衍。你說拒款，豈非害盡了我們。我看也不要叫做保路會，也不要叫做拒款會，叫做路股會罷。」八戒一聽「路股」兩字，幾乎將頭搖得下來，連忙說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我們這個會萬萬叫不得路股會。倘然叫了路股會後，一時集不得路股，豈非有名無實。而且再有一層，我們做和尚的立了這會以後，各種事情都有關係，倘然叫定了路股會，不是別的事情都不能做了麼？未免界限太隘。」兩人都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那黑眼僧人便道：「那麼，這樣說來，我們不如便叫做協會。」因指著沙僧和八戒兩人道：「好在我們現在正是三人，『協』字的意義，便是三人出力。」八戒道：「這也不好，我們這個會，豈是限於我們三人，須要出家人大家出力方有力量。若叫協會，只有三個人出力，還算什麼會呢？」沙僧道：「那麼，不如叫做公會罷。『公』字便是大家出力的意思。」八戒道：「也不好，這『公』字面子上雖是大公無我的公，暗底下卻還有個某公某公的公字。我們出家人稱不得某公了，怎麼好叫公會？據我看來，這會的名字不必這樣的花言巧語了，索性一老一實叫做和尚會罷。和尚是我們行業，會是我們的事業。」那個黑眼僧人又反對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我們結團體，總須結得闊大。出家人不是只有我們和尚，而且現在做事，萬萬不可不聯絡女界。倘然叫了和尚會，難道便棄絕那般尼姑不成？」八戒欣然道：「是也，是也。那麼叫做什麼會的好呢？」黑眼僧人道：「我看『和尚』兩字不如改了個『僧』字罷。僧便是和尚，和尚便是僧，於豬兄的意思也不相背。那些尼姑，也可混在裡面，叫做女僧卻，又與和尚二字不同。」八戒又反對道：「不可，那個『僧』字我是最恨的。我們雖然出了家，依舊也還是個人，那個『僧』字，卻叫曾人，似乎曾做過了人，現在已經不是人了。那是俗家人罵我（們）的字，我們自己如何再好用他！」黑眼僧人不悅道：「如此說來說去，這個又不好，那個又不能，開個會有這樣難的。豬兄，我看你想了一個罷。」

八戒搖著頭兒想了半晌，忽然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我有個好名字在這裡了，你們大家聽聽。」兩人忙問什麼，八戒道：「便是人人說的叫做『再會』。」兩人不懂，問他：「那個再會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們好呆，便是『明日再會』的『再會』。」兩人於是拍手贊成道：「好，好，再會，再會。」沙僧和黑眼僧人立起身來，向外便走。八戒連忙叫住道：「怎麼，你們都要走了？」沙僧道：「你說再會，我們如何不走？」八戒道：「你們休得取笑，再會便是會的名字。我看見近來開會，每每互相爭論，刺刺不休，及至時候已到，只得下次再談。所以我想這『再會』兩字，取做會名是最好的。」那黑眼僧人道：「我看會的名字，再也弄不清楚了。現在暫且擱下，先議別的事情罷。」

行者正要聽他們議別的什麼事情，不料門外忽然起了一陣嘻笑之聲。行者連忙回頭看時，只見自己的房門口，卻早來了一群婦女，向內一看，見了兩個人「四少」、「五少」的口中亂叫。行者一想道：「啊呀！這是什麼所在？如何人家的家眷都跑了進來，叫我如何好呢？」又想道：「他們是認識的人，或者也請他偵探事情來的。我且忍耐著看看他們。」於是，連忙回轉身來，向自己的座位上坐好，睜著眼看他們的舉動。這時進來的婦女們也已走至房內，在那偵探和油頭少年身邊，各自一人挨著身子坐下。隨後又有兩個女人過來，每人拿著一個水煙袋，向他二人裝煙，說說笑笑，甚是難看。

行者正在不耐煩，對忽見那油頭少年，向著背後女人的耳邊輕輕說了一句什麼話。行者道：「這必然是他們偵探的什麼作用了。」因更留心看著。旋見那女人笑了一笑，也向油頭少年耳邊還了一句什麼話。自後兩人便攜了手，走向窗外，唧唧囔囔的說話了。說了好半晌，面上都似有了得意之色，又走了回來坐下。行者又想：「這必然被他們探著了什麼事了。」這時正值侍者又端進了一盤菜來，放一盤在油頭少年面前。油頭少年便向那女人道：「這豬排我不要了，你吃了罷。」行者一聽「豬排」兩字，只道是說豬八戒，便直跳起來道：「啊呀！你們的偵探本領這樣好，正是賽過老孫，你們如何知道隔壁的老豬是喜歡女色的！」室內的人聽得行者這樣一叫，都甚詫起來，問行者：「什麼是隔壁的豬八戒？」行者只得實說。那偵探大怒道：「原來你和他們是認識的，來探我們偵探家的事。你好大膽！」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雖認識他們，卻非同黨，實和他們有仇的人。」那偵探哈哈大笑道：「這樣便好了，你和他有仇，便借此可以報仇雪恨。」因又問行者：「你和他們何仇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原和他們跟著一個師父，那個長嘴大耳的，便叫做豬八戒，是個有名的呆子。他在師父面前說我種種的壞話，因此我被師父打了一頓，趕出來了。所以我和他有仇。」那偵探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與他是個極熟的人，為的又是小事，如何好算有仇？我看你說的定是虛妄。」行者連忙分辨道：「客人，你如何還不知道，現在世上的人冤冤相報，都不在外人，都是在那極熟的人。而且尋其起原，都又不是為著什麼國家大事，為著甚細的勾當。你如不信我言，你不看看現在各處學堂裡鬧風潮嗎？誰不似我和八戒的樣兒！」那偵探便點點頭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你說的話也不錯。」於是，三人仍復如舊飲酒作樂。

行者見一番說話已說信了偵探，便也□分安心，只顧看著兩人和那些女人們勾搭。因方才多說了一句話，幾乎露了馬腳，更加一語不敢多發。看了半晌，那些婦女都起身去了。那偵探又問行者道：「孫兄，我要問你，你喜歡做官的，還是喜歡發財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做官的怎樣？發財的怎樣？」那偵探道：「你要做官，我便保舉你個千總做了；你要發財，我便每月給你□來塊錢。」行者一想：「我是封過王位的人，誰希罕那千總？便是□來塊錢，我也用他不著。」便道：「我都不要。」那偵探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是要報仇雪恨。我且問你，你要報仇是要重報的，還是要輕報的？」行者又道：「如何叫做重報？如何叫做輕報？」偵探道：「你如要重報，將那姓豬的拿去殺了；如要輕報，將他逐出上海。」行者一想：「我說和八戒有仇，那是假的。如果重報，真的被他拿去殺了，豈不在送了他的性命？師父得知，自然要怪我的。」便答道：「還是輕報了罷。我原也和他沒有深仇，不過出出了我的氣。」那偵探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不過便宜了他們。」行者便問：「如何方得報仇？」偵探便向行者耳邊如此如此說了幾句話。行者一聽，不覺毛骨驚然，因想：「世上的人，如何有這般辣手！證據還一點沒有，便要如此冤人。幸虧我說是輕報，還不至喪了八戒性命。不然，不知更要如何刻薄哩。但事既至此，也沒別法，只得依著他說的做去。」便又走至板壁邊再張，這一張，好教那：

風波平地起，禍福半天來。

欲知行者張著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